



我的大学

陆德宇
著

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
一段如诗如梦的青春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我的大学

陆德宇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大学 / 陆德宇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12

ISBN 978-7-5594-2862-2

I . ①我… II . ①陆… III .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 ①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02652 号

书 名 我的大学

著 者 陆德宇

责任编辑 孙建兵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天津丰富彩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9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2862-2

定 价 42.00 元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联系调换 (021-64386496)

序

吕效平

我和德宇是南京大学中文系1977级的同班同学。

1977年的那次高考是我国历史上最特别、最难忘的一次高考。我们班同学经历五花八门，年龄差距也大，我不属于年小的，德宇也比最大的小几岁，我俩相差大约五六岁，但这五六岁却是人生非常关键的年岁：1966年停课闹“革命”的时候，我小学五年级，德宇高二，等到我上中学，外语学的是“Never forget class struggle!”，物理课叫“工业基础”，化学课叫“农业基础”，语文课学的是各地“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写给毛主席的报喜信……所以虽然是同班同学，一交谈，一看作业，对他们这些“老三届”的同学，我是又敬佩，又惶恐。现在再读德宇的这本纪实文学，我还能从中感到“文革”前盐城这块苏北文化重镇教育的成功，德宇在书中那些既抒情传神，又举重若轻的淡淡的文字，是我这个虽然在二十出头一些时候上了大学，后来拿到了博士学位的大学教师，始终没有学到的。德宇这本书让我再一次痛感：十

几岁时浪费掉的生命，是成人后怎样努力也追不回来的。

德宇是一个低调的人。现在回想起来，他在大学四年里，从来没有像我们这些比较年少的同学那样夸张的“意气风发”，没有“77”“78”级在校大学生那种常见的“舍我其谁”的傲慢。他总是谦虚、温和的，很少“锋芒毕露”的时候。他在校学生会做了两届副主席兼秘书长，总是见他忙碌着，有极好的人缘帮衬，却从未见他慷慨陈词，抛头露面。后来，他毕业回家，在地级市做了二十多年的正处职领导干部，我和熟悉他的同志谈起来，也都称赞他的务实和低调，以至我根据口碑预期他更好地发展，然而却并没再有。原来，官场上低调也是一把双刃剑。至今谈起来，他仍无怨无悔。

记得我们毕业的时候，党支部开会，要求每个党员表态：“服从组织分配”。德宇坚决要求回盐城工作，没有表那个态。我们班除去读研深造的同学，二十多人去北京进了中央部门及其直属机关，剩下的多在南京，少数几个回了无锡、扬州和盐城。那时比较起来，盐城就是最边远和最不发达的地方了。但德宇不慕京城省城，铁了心要回家乡，不肯违心唱高调。德宇就是一个不欺心，不欺人，表里如一，存真求实的人。

读了德宇写的这些东西，我才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他的沉稳低调，务实求真，来自于他青少年时代的阅历。我们的青少年时代都生活在那个“极左”的年月，那时他家境微窘，父母都是基层百姓，我想少年德宇的内心深处是缺乏安全感的，后来他“插队”，做过生产队会计，在公社工作过，才从生活的“大

学”走进了知识的大学，把磨难化成了性格中最宝贵的东西。

文如其人，这本书就像德宇！

我刚得知德宇要出版这本书的时候，既好奇，又担心：不知德宇会痛诉“插队”苦难，还是要颂扬“接受再教育”的青春？然而，他都没有，他只如实地记录当年的事件与当年的心情。他写下了自己“插队”前的躲避与无奈，也记录了挑河工地上日出给他的感动；他写下了自己渴盼“上调”的焦虑，也记录了农民兄弟的质朴与友善；他写下了劳作的辛苦、饮食的贫寒，也记录了维护社队集体时的幸福感。这是一本有史学意义的纪实文学，其中有人民公社的生产与生活细节，更有那个年代一个普通插队知青的真实心情。描述半个世纪前的生活，批判抑或歌颂也许有其思想与美学的价值，只如实地还原当年，这就是低调的德宇，真实的德宇！

然而，质朴也可以是一种美学态度。书中那些未经夸饰的焦虑、忧伤、欣喜和涟漪般的感动，都是有诗意的。我特别喜欢书中对于少年友谊的描写，特别喜欢那段私自“逃离”生产队，游走无锡、苏州、杭州的文字。我相信，四十八年前德宇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一定没有想到过有一天会出版发表，正因为这些文字都是写给自己的，所以特别真诚朴实，我们从中不仅看到了上世纪70年代初江南水乡和西湖风貌的点滴，还看到了作者——一个苏北穷乡僻壤知识青年的见识和他从这次“秘密行动”中所得的几日欢乐。

等书出炉，我一定要向德宇多讨几本，送给那些我与德宇毕

业分手以后几十年里认识的同龄朋友，我想他们一定也会从这本真诚朴实的书里看到自己当年的影子和心情。

吕效平，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艺评论家，
2013文化中国年度人物大奖获得者。

引子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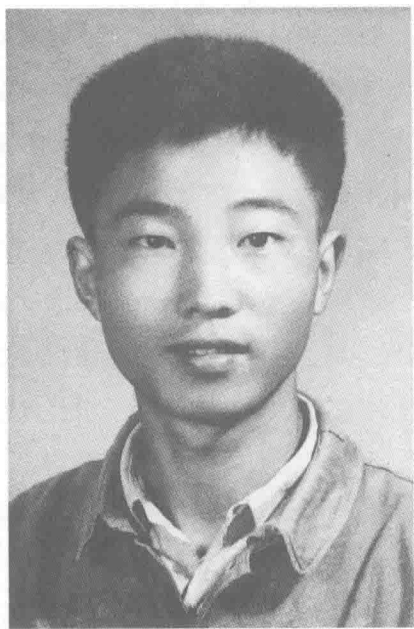
又是一年春回大地。看着窗外百草回芽、万物复苏的初春景象，思绪将我带回那方曾经收留我、培育我的土地，那是一块每当春天来临，就充满诗情画意的田野。1968年我中学毕业去那儿插队，弹指已整整五十年过去。

从那时起，到1978年初去南京读大学，我在南洋公社时间长达十年之久。特别是在生产队的那三年多时间，直接面对黄土背朝天，在田里劳作，和乡下人一样过日子，那些人和事及场景，恍如昨日，至今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当时的笔记、材料、证件、照片等，有不少已经散佚，留下的多已卷角发黄，乃至有点破损，笔法亦很稚嫩，现在看来甚至有些可笑，但我一直舍不得丢弃，实在是因为它真实地记录了我的青春岁月和那段历史，早已与我人生整个的学习生活融为一体，才敝帚自珍。

友人阅之，戏称这是我一个人的“知青博物馆”。

当我现在逐件翻看这些东西时，就又像当年在生产队阴暗而又稍微有点潮湿的库房里，翻那些陈芝麻烂谷子，再一次在淡淡的泥土味中闻到一股蕴含着自身生命力的气息，尘封多年的记忆也随之被打开，在眼前渐渐鲜活而又清晰起来。



插队劳动时的我

目录

序

引子

一、民中记事	001
二、盐中掠影	006
三、毕业分配	011
四、举棋不定	017
五、团注一队	025
六、插队日志·上	030
七、经受考验	056
八、插队日志·中	061
九、鸿雁传书	087
十、插队日志·下	105
十一、一举两得	124
十二、河工日出	129
十三、乡下过年	134
十四、大会发言	138
十五、会计生涯	143
十六、正月日记	148

十七、 如饥似渴	156
十八、 笑话连篇	162
十九、 情有独钟	171
二十、 诗林学步	180
二十一、 心底波澜	198
二十二、 秘密行动	203
二十三、 东施效颦	228
二十四、 思念绵绵	243
二十五、 插友情深	249
二十六、 终生伴侣	253
二十七、 一波三折	260
二十八、 水利营部	265
二十九、 失之交臂	270
三十、 公社岁月	283
三十一、 背水一战	289
三十二、 重回校园	294
尾声	303
后记	



第一次从理发师儿子口中听说大学这个词，还有点懵懵懂懂。小学毕业没有考上理想的学校，似乎此生注定与大学无缘了。压根也没有想到，日后自己的命运会与下乡联系在一起。

和那个时候的多数孩子一样，我上小学没有任何压力，无忧无虑，最怕的是被大人赶去离家不远的理发店“剃头”。心愿意不愿地让理发师用夹着梳子的左手按低头，右手用推剪沿着鬓角不紧不慢地向上推，乱七八糟的头发茬，有的钻进没有被围裙围严实的脖颈里，有的掉在围布上再慢慢滑下地面，身子一点动弹不得，心情憋屈得很。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这年暑假，理发店里多了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原来是理发师的大儿子从大学回家度假了。我第一次从他口中听到许多过去没有听说过的新鲜词，似懂非懂地知道了读书的路和店门前的路一样长着呢，小学后面有中学，中学后面还有大学，好像在黑暗的隧道里远远看到尽头一丝光亮，心里也跟着敞亮起来。

尽管如此，对我来说，大学只是一个模糊的存在，距离我是那么的遥远，特别是小学毕业没有考好，上了盐城镇民办中学以后——它差不多是当时全市区最差的中学，这时似乎连想上大学

都成了一件极奢侈的事。

上民中最现实的收获，是改变了我对下乡的看法。以前说到下乡，不是跟随家人到乡下去走亲戚，就是农村大忙，学校放长假，老师带领我们到乡下参加几天诸如拾麦穗、拾棉花之类的支农劳动，对在城里长大的我来说，每次都感到十分好奇和新鲜。

初中三年级下学期，出席了盐城镇欢送首批知识青年下乡大会之后，我第一次将下乡与人的命运结合起来。

我身边还保存有当时的作文簿，封面上年级和姓名后面的五个钢笔字为语文老师严锋所写。

他还真“严”。在学校开展学雷锋活动时，曾“逼”我写过一个相声，两天后交卷，他又“逼”我自找搭档在学校那个茅草顶的大礼堂里登台演出。这是我第一次写相声，也是我第一次自编自演节目。还好，没有演砸，演出结束居然也收获全校师生的好一阵掌声。民中当时办学条件十分简陋，但老师水平都很不错。严老师刚从农场出来，后来曾任盐城市第一届文联主席。我学生时代作文得过两次95分，第一次就在严老师手上。高尔基曾意味深长地说过：“人的天赋就像火花，它既可以熄灭，也可以燃烧起来，而迫使它燃烧成熊熊大火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劳动，再劳动。”严老师不止一次以此告诫全班同学，任何时候都要认真读书，刻苦学习。其他老师如周体芳、顾立标、史炳生、崔日新、许寿增、周梅、陈骏、戴克准等都很优秀，和外校比毫不逊色。

我的父亲被跟他三伯开小店的穷日子过怕了，一心想让我

们过上富足的生活，从小给我取名“裕”。后来我借一本书给一个同学，他将封面搞丢了，还书时重新糊了个封面，将它误写成“宇”。我觉得好，有时也就自为做主地用了，混用了一阵子，索性改了，好在那时对姓名的管理没有现在这么严格，改就改了，一贯严厉的父亲知道后，也没有再说什么。

我在其中一篇《记盐城镇欢送首批知识青年下乡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大会》的作文中这样记载：

5月3日，我和沈光芹等三人代表学校到大礼堂出席了一个隆重的大会。迎门是一幅横挂的会标：“盐城镇欢送首批知识青年下乡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大会”。两边的对联写道：“树雄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立壮志，做个又红又专新农民”。主席台上放着四盆青松，大幅毛主席像悬在中间，热烈的气氛笼罩着整个会场。

一点钟左右，大会开始。公社张书记报告大会意义。知识青年代表孙毅首先发言。他学校毕业后先打算做一名医生，后被分配在税务所工作，每月工资二十多元，自己又没有家庭负担，生活过得非常惬意。自从学习董加耕以来，他吃饭时就想起董加耕雨夜抢粮的故事，拿到工资又想起董加耕稿费交公的事情，甚觉不安，一连打了四次报告要求下乡。这次批下来，高兴异常。他说，我一定要处处学加耕，处处比加耕，时时赶加耕，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同时，使自己成为一个黑皮铁骨红心的一代新人。他发言后，金湖、孙德彪、李清华、朱学成、李爱乡等知识青年先后发言。李爱乡是一个初生毕业生，下乡才一个多月。她

说，刚到北蒋公社时，就受到那儿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对她的生活做了很好的安排……她为了表达自己热爱乡村的激情，把自己的名字由“爱香”改为“爱乡”。最后她说：“同志们，欢迎你们和我并肩作战。”

发言的还有知识青年的家长、金湖的父亲金乃卓老先生。他是贫苦的教员出身，教了三十八年书，现已退休，两个儿子都出去参加革命了，只剩一个小女儿在身边。他说：“我先认为让年轻白嫩的女儿去劳动，不太好……现在我才认识到，过去父母送儿女去参军是光荣的，今天父母送儿女去种地也是光荣的，因而毅然决然地答应了女儿下乡的要求。”

彼时上山下乡还没有形成后来那样的规模，学校安排我们应届毕业生去参加这次会议，目的没有明说，潜台词应该是，毕业后要“一颗红心，多种准备”，万一考不上高中，下乡也可作为选项之一吧。

自己做梦也没有想到，几年后真的会走上这条路，更没有想到竟会因与上面提到的一位知青标兵的一次邂逅，被命运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